

館 番 号	書 架 号	圖 函 号	藏 冊 数	部 門 百 乙 日
			六	

史學珠囊

續編  
卷十九  
共六冊

首尾行氏保管



第一卷

新刊歷代君臣史學珠囊目錄

五帝紀

伏羲

神農

黃帝

唐堯

虞舜

三代紀

大禹

桀

成湯

紂

文王

武王

成康

宣王

平王

秦紀

始皇帝

西漢紀

高帝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東漢紀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後漢紀

昭烈

晉紀

武帝

惠帝

懷愍

元帝

孝武

安帝

辛未  
戊辰  
國  
新刊



第三卷

南北朝

宋紀

齊紀

梁紀

陳紀

隋紀

唐紀

武帝 文帝

武帝

武帝

陳後主

文帝 煬帝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憲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昭宗

五代

後唐紀

莊宗 明宗

後周紀

世宗

宋紀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元紀

世祖 仁宗 順帝

第三卷

通論歷代人君修覽

唐虞君 三代君 春秋戰國君 兩漢君 高光優劣

七制君 三國君 兩晉君 南北朝君 唐朝君

五代君 宋國君 元朝君

國朝聖製

六祖 ○ 成祖 ○ 宣宗 ○ 英宗 ○ 憲宗 ○ 孝宗 ○ 世宗

周紀

周公 孔子 老子 管仲 子產 季札

第四卷



莊子 屈原 孫武 吳起 商鞅 蘇秦  
張儀 荀卿 魯仲連 李牧

秦紀

李斯 附楚范增

西漢紀

蕭何 張良 韓信 陳平 周勃 曹參

賈誼 張釋之 晁錯 周亞夫 董仲舒 汲黯

公孫弘 霍光 黃霸 魏相 張安世

東漢紀

蕭望之 趙充國 劉向 孔光 楊雄

鄧禹 馮異 耿弇 馬援 嚴光 竇憲

班超 黃憲 李固 杜喬 陳蕃 李膺

郭泰 范滂 魯肅

三國紀

諸葛亮 荀彧 魯肅

晉紀

羊祜 王衍 王渾 王濬 杜預 王導

祖逖 陶侃 溫嶠 庾亮 殷浩 桓溫

謝安謝玄 陶潛 附秦王猛

南北朝

高允

隋紀

王通

唐紀

房玄齡杜如晦 魏徵 李勣 褚遂良 狄仁傑

盧照隣賈賓王王勃楊炯 姚崇 宋璟 張九齡

李林甫 楊國忠 郭子儀 張巡許遠 李泌

裴度 劉晏 陸贄 陽城 杜黃裳 李絳

李吉甫 韓愈 李愬 牛僧孺李德裕

五代紀

馮道



第五卷

宋紀

趙普 曹彬 寇準 李沆 王旦 王欽若

田錫 丁謂 王曾 呂夷簡 范仲淹 韓琦

富弼 歐陽修 范鎮 邵雍 呂誨 司馬光

王安石 蘇軾 蘇轍 呂公著 周敦頤 程灝

范祖禹 張載 程頤 楊時 謝良佐 尹焞

陳瓘 李綱 宗澤 張浚 趙鼎 龔懋 胡安國

胡寅 胡宏 岳飛 秦檜 劉錡 虞允文

羅從彥 李侗 朱晦庵 陸象山 劉珙 張栻

呂東萊 趙汝愚 韓侂胄 蔡元定 直西山 魏了翁

孟珙 余玠 買似道 謝枋得 文天祥

許衡 吳浚 廣希憲

元紀

第六卷

春秋三大夫

越三仁 四豪 十八侯位次 四皓

文孝材智之士 漢世得人之盛 麒麟閣功臣

石渠閣諸儒 光武五經博士 雲臺二十八將 五处士

竹林七賢 瀛洲十八孝士 合象亭十八孝士

貞觀室曆貞元大中功臣六十六人 宋崇德閣功臣

景靈宮功臣 太孝諸生 死節諸臣

國朝紀身功臣 理孝各臣

歷代人不細論

唐虞三代 春秋戰國 兩漢 兩晉

唐 宋 元 合論古今

史記卷之...

目錄



陽節潘氏通鑑節要總論

國朝功臣

兩浙人物

八閩人物



目錄終

通鑑節要通論

陽節潘氏榮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為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周以褒姒。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道榛蕪。秦漢以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



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漢高之興。去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為之君也。然以輕士嫚罵。凌辱大臣。張良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夫何踐祚之初。示民以詐。短喪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富庶。而脩己立誠之道。幾乎息矣。窮兵黷武。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藹然。其悔心之萌乎。不然。則亦亡秦之續耳。漢昭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似可有為。惜霍光不學無術。不能以道事君。光武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姦雄僭竊之際。董子雖有大志。而亦不得其位。劉陽楊震之徒。不識保身之機。外戚之禍。內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之以移。

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為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賢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劫其父。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其謬已甚。若非魏徵展羸之喻。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矣。閨門如此。其子孫又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真已配壽王。中宗親為點壽於帝后。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卒為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由太宗垂統之所致歟。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景。李泌。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或以見疎。張柬之。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韓愈陸贄。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他尚何說哉。蓋唐之亂也。始於武高。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而



勸李義府許敬宗鄭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  
流與后妃宦豎內外交締始終為難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嬴是  
嬴亡於荏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隋楊廣弑其父而  
自立即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蓋以趙高楊素之姦而致扶  
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政之暴過於隋堅楊廣之惡  
浮於胡亥覆宗絕祀不亦宜乎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尋戰爭不息  
名為君臣實為仇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柴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  
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歟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  
胡乘輿濁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陶阮富貴風流節  
行標致沛乎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失姦雄之篡弑則亦  
觀乎其不能止也逮昭曠氏興佐以崔浩高允之徒既治且安至於孝文  
風移俗易庶幾為禮義之邦矣宇文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  
寧不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行之者惟晉武帝  
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然自晉至隋南  
北之君率多不得其死盡以國亡滅族其故何也蓋得之以不仁上行而  
下效身為天子死無噍類嗚呼哀哉至於宋祖未嘗為學晚好讀書歎曰  
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竈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  
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  
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一不妄  
殺凱還之日行李蕭然遣吳越歸國而使知不畱之意處將相之間則喻



以相安之情。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使舉德行孝悌之士。以隆禮義。庶耻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哉。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道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孝弟為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暨於哲宗之初。是為垂簾之政。宣仁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賢不貳。去說不疑。故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

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鼎。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為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以興。為之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文稱宣仁為女中堯舜。嗚呼。休哉。神宗刻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常不以堯舜相期。東周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都俞吁咈之治。惜安石之學。既執而蔽。引用凶邪。反治為亂。使天下之人。翬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繼進。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而濂洛群哲。曾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豈天未欲茲世。躋堯舜之域歟。何道之不行也。嗚呼。真儒輩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寧宗以前。指以朋黨。斥為偽學。蠶逐



禁錮殆無虛日。姦邪叠興為國大蠹。始於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為汲引。相繼升於廟堂。用舍如此。安得不亡乎。蓋宋之人君。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未盡。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接乎孟氏之傳者。又謹其進退之義。故終宋之世。亦只如此。使學者不能無遺恨於斯世也。且真宗不知寇準之貶。神宗不識惠卿之姦。又豈不為明君之累耶。至於哲宗。昏庸尤甚。信任姦惡。屏逐忠賢。却問呂大防。何以至慶州。左右不對。亦可羞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真德秀。了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惜不能以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責竄逐之冤。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勳居相位。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

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光。是亦豈非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蓋其興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報。為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匈奴突厥。五胡北魏。契丹女真。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入。則幽王不死於犬戎。明皇不敗於祿山。呼延晏劉曜。不能以陷晉都。而懷愍不辱於強虜矣。幹離不粘罕。不能以犯宋京。而徽欽不死於漠北矣。蓋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萬邦咸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



禍不特在於四夷。而且在蕭牆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修己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之治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幽詩。文武成康之治也。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興孝悌。隆禮義。尚廉耻。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聖及敗亡。猶不能悟。齊元為周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為侯景所逼。惟談苦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秦道之勤。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修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南。秦毀具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秦伯秦子伍員四祠而已。胡頹之。廣東毀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則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及自明帝始。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泥淪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為宗。而名曰道。晉魏以來。其法漸盛。僧尼道士。日以益衆。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至如石勒之於佛圖。登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拓拔太武之於寇謙之。唐武宗之於趙歸真。宋道君之於林靈素。往往事以師禮。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覆轍相尋。迷而不悟。流弊千有餘載。



漢明帝烏得以逃其責哉。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况復鬼怪人妖。邪說暴行。雜然並興。以惑世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耳。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體。美教化。厚人倫。此明道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修己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慕王道。程伯子。上稽古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卞之流。創制新法。以擾其民。用舍之間。安危所繫。素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劉裕不興。則藩鎮強。臣之患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宮妾之亂不止。然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喜用姦邪者。莫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殺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國滅。其臣又安得以獨存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未滅。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夷。王莽盜竊神器。而傳首詣死。梁吳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收其財貨。合三千餘萬。以充王府之用。明皇幸蜀。本林甫斲棺鞭屍。楊國忠斷頭注漿。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人。復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崔胤之徒。亦隨授首。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于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爵。韓侂胄梟首淮濱。由此觀之。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利己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故為君難。為臣不易。治亂



興亡之所由也。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及周為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脾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暖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真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邦昌劉豫。心交于虜。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為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親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辟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諸侯。以乘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而。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廣微魁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民之寄。希元以命訊日者。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是故建安與青田。俱為百世師。循序及修省。工夫齊妙用。實殊轍而同歸。何後學之有異。且晝所為。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豈閔道之治其心乎。因妻邪謀。而毀謗朱子。以媚佞貴。乃鄉人之喻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季。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腹。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卻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少事偽朝官。至即



畧陳情之謬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告墓之正也。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為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姦，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民知趨向之方。上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尊，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為先。欲行教化，非興禮樂不可也。不興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者，遠矣。故治天下者，必本之身。身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曰：慎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此之謂也。

史學珠囊首卷終

新刊舉業總論歷代君臣史學珠囊卷之一

戊辰 會元 育菴 田一雋 一編

建陽 學生 高岡 劉朝陽 述

五帝紀

伏羲 風姓成紀人 以木德王 都宛丘 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華渚流虹，兆啓聖王之瑞。繼天出治，德象日月之明。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始登八卦，以發天地之藏。首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六書，以通文字之工。而萬世書籍之文起。定嫁娶，以別男女之禮。而萬世彝倫之道明。以作甲歷，則年不亂。而時不易。以結網罟，則山可畋。而澤可漁。斲桐為琴，所以通神明之貺。而合天人之和也。絙桑為瑟，所以脩身理性。而反其天真也。因上下相忘，民無所統也。則龍紀官



以治之而宇內之化成。因飲血茹毛。民未知食也。則教庖厨以食之。而  
生人之命立。此所以邇千聖之道。統者必曰萬世文字之祖。論百王之  
治統者必曰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偉哉太昊。其有功  
於天下後世。豈其微哉。

六書七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

注六曰諧聲

神農

姜姓烈山人。以火德王。都陳。遷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

三皇訖錄。五帝迭興。民物雖夥。代有制作。然尚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  
肉。自若也。帝則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教民稼穡。而農事興焉。尚味避就  
之方。苦天札之患。自若也。帝則味草木之滋。作方書之集。以療民病。而  
醫道立焉。列屢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

得其所。是以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屬而不  
殺。法省而不煩。斯世斯民。熙々然咸樂于春臺之中。仁壽之域。澤及當  
時。恩垂萬世。至于今尚賴帝無窮之德。是知聖人一心即天地也。夫何  
間然之有哉。

黃帝

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之子。在位百年。

以神靈。徇齊之資。稟敦敏聰明之德。不先天以開人。參因時而立政。考  
星占斗。有以明天之道。登野分州。有以相地之宜。創制立法。有以立人  
之極。殺蚩尤。而諸侯從。得六相。而天下治。作甲子。而干支定。作筭數。而  
會計精。因民之穴居野處也。則宮室創焉。因民之皮革蔽躰也。則衣裳  
垂焉。因民之天昏凶札也。則內經作焉。因太和未宣也。則造律呂。協月  
筮。而咸池之樂奏。因民用未周也。則制金刀。立五幣。而九棘之利行。知



水非舟楫不通也則剡木為舟而剡木為楫知陸非車輅不達也則斲木為輅而園木為車知正朔不可不頒也則置閏設節而時惠辰後矣知土田不可不均也則設井制畝而地著數詳矣先儒謂其世為文明之漸不其然乎是以民不習偽官不懷私人無天札物無疵厲裔夷事其質屈軼產於庭至德益益德澤旁流鳳凰巢阿其麟鹿遊郊盛矣哉大同之世也

六相蚩尤明天道太常察地理蒼龍辨東方祝融辨南方風后辨西方后土辨北方是也

唐堯姓伊祁按史記名放勳帝嚳之子以火德王都平陽在位九年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而其德可知也不言無告不麻困窮而其仁如天也辨若

子有滔天之罪聞舜德於側微之中而其言如神也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則有以合天下之善諫鼓之立謗水之設則有以來天下之言循室之訪下民之問則有以通天下之情因蘇之治水無功則命禹以代之而懷襄之害除因上古造曆未詳則命羲和以掌之而推步之法密抑又克明峻德以睦九族之親平章百姓以致昭明之效協和萬邦以成時雍之化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此所以康衢有謠擊壤有歌而曰富曰壽多男子米華封之祝也至於命舜以允執厥中之訓則尤所以開千萬世聖學之原乎大哉帝堯宜其觀則天而蕩姓名也

虞舜姓姚按史記名重華顓頊五世孫以大德都蒲坂在位五十年

稽古帝舜重華協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方其有瘠在下側陋未揚也

者



則木石不能使之愚，麋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及其玄德升聞，受終文祖也。則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釐降媯汭不能使之溺，歷試諸艱不能使之劣，衿衣鼓琴不能使之驕。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廣開視听，求賢自輔，鼓南薰而天下懷，命九官而天下治。至元愷而天下安，罪四凶而天下服，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干羽兩階而有苗來格。爰輯五瑞，審察璣衡，祀天巡狩，封山濟川，一時制作，皆有功于天下。萬世者也。至命禹以允執厥中之訓，危微精一之傳，猶為萬世聖學之要乎。巍巍帝舜，且後有作者為弗可及也。

詢四岳四岳，累朝元老，其取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取也。

命九官禹為司空，棄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龍作納言，伯夷為秩宗，后夔為典樂，重黎欲益一人，舜曰樂天下之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夔足矣。

夏紀

大禹

姓姒，按史記名文命，黃帝之裔，以金德都安邑，在位十年。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可信可親，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當洪水橫流之日，八年四乘之勤，隨山濬川而不逆其勢，胼手胝足而不憚其勞，大舜嘉其不績，授以天下，於是任皋陶益以佐國，咸則三墳以賦，邦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旂旒以別尊卑之等，興學校以明五品之倫，鑄九鼎以為萬世之準，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之亡國，塗山會而戮防風之後，至地符吐而叙洪



範之九疇至今觀其紀綱典則閔石和鈞王府則有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立極重統為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是以地平天成當時頌之尋倫攸叙後世稱之舞大夏者思其德味疆理者明其功游洛汭者有美哉之嘆探禹穴者有遐想之思謂之萬世永賴詎不信天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在位五十二年湯放于南巢

夏自孔甲以來王室日衰諸侯多叛天下之勢已非先王之舊矣履癸嗣之尤為無道恃握鉤鉞之力逞荒淫貪虐之為窮其宗族耻其勳舊輕其賢良廢其政事武傷百姓而失天下之心矯誣上天而墜上帝之命榱臺瓊宮而殫邦國之財內山酒池而滋妹喜之樂鑿池夜宮之諫終古由之奔商人心天命之規能逢以之見殺以故當時五星錯而夏疑霜泰山頽而伊洛竭匹夫醜夏多士懷殷四海囂然九州危矣及

鳴條之師一誓而三臆之國遂奔南巢之放時日之亡其亦天殛之矣乎嗚呼皇祖有言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桀兼有之欲不亡也得乎有天下者三復之可也

商紀

成湯 姓子名履癸之裔以水德都亳在位十三年

勇智天錫聖敬日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殖貨利不遁声色解網祝禽而諸侯莫不讓其德南巢放桀而天下莫不服其公哈其即位也革夏貢殷續禹舊服佑賢輔德顯忠遂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出愛民之誠心求哲人而立賢無方矣不易之中道改正朔而建丑得敬天動民之急務作大濩以象成章伐夏救民之大勳制鳴冠縞衣而冠裳之制以定相伊尹仲虺而左右之輔惟良鑄莊山之金則財利之源以阜著



風愆之訓則有位之範以端此所以頌其德者不曰克寬克仁則曰慈昭大德頌其治者不曰兆民允懷則曰九圍是式功加于時德垂後裔上繼堯舜之統下啓文武之傳夫豈曰惟有慙德也哉

六事湯禱雨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歛民失職歛宮

室崇歛女謁盛歛苞直行歛說夫昌歛

紂名受辛帝乙之子在位三十二年武王伐之自焚而死

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狎侮五常毒痛四海播棄黎老昵比罪人媚妲己之容作象箸之技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賊電諫輔而剖比干之心剝喪忠良而斬朝涉之頸池其酒而林其肉而暴殄乎天物瓊其室而玉其門而殘害乎蒸民謂祭無益則刻祀不修而宗廟不享謂暴無傷則屏棄典刑而囚奴正士制朝歌之音作北里之舞其侈靡何如也縱長夜之飲覘炮烙之刑其淫酗何如也此所以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而岐山之師與子澤之會合白旗黃鉞向關稱兵倒戈漂杵全師敗績鹿臺之焚死也宜哉

周紀

文王

姬姓谷昌王季之子紂命為西伯得專征伐

急於脩德緩於立功克宅厥心緝熙敬止有聰明睿智之德無畔援歌羨之私躬卑服之儉絕遊畋之好雖在宮肅在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雖不待有所聞也而自合於法式雖不待有所諫也而自入於善道以言其勤則其心壹以言其和則其容穆厥德不回純亦不已當三分有二之日而膺西伯連帥之權化溥惠鮮澤及枯骨四友多助一老來歸后車之載起渭水之飛熊姜里之囚演適犧之易卦臺池島



敬借樂為心。雉兔芻蕘與民同利。大邦畏其功，小邦懷其德。啓六州之率化，耕者讓于畔，民俗讓于路。愧震芮之質，成此所以當時。兔且有好德之心，武夫有干城之畧。江漢游士無犯禮之思，汝墳婦人有勉正之義。黠雖麟趾，固足以徵王化。入人之深，鵲巢騶虞，允足以見聖澤及物之廣。不顯哉，文王謨，宜其克承厥勳而誕膺天命也。

武王 各發文王之子伐紂而有天下在位七年

師渡孟津，會諸侯於八百，旗懸太白，誅橫行之一夫及其即位也。歸馬放牛而偃武，修文散財登粟而大賚四海，釋箕子囚，重明夷之節，士封比干墓，慰既死之忠魂，表商容閭，獎恬退之潛德也。至于大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之道明，次之為刑書之戒，而敬忌義欲之辨著。鐵之為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而崇，追王祭祀之禮。

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而食養祭之加，謹博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盡，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所謂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傳之以仁，義非武王而誰乎？但其不納夷齊之諫，為行權以救民故耳。故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相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成王 名誦武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成王襁褓政在姬公，誣言之禍興而文武之祚薄矣。公乃尽心竭力，明大義以扶其危，破斧東征，作鷓鴣以明其意，及風雷之威以彰而王心



之疑始解乃信任周公倚為宰輔於是營洛邑於王城而知厚之品以  
定營成周于東都而殷民之頑以化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作武樂  
以象武王之成功立九府圜法以興泉貨之利造指南軒車以賜越裳  
之朝無逸立政之書勉以治已用人也敬之公劉之詩戒以天命民事  
也卷阿之章勸以求賢而用吉士也由是成王好謀見于訪落求助見  
于小慈而求言之道及矣與賢詠于嘉魚得賢詠于山臺而用賢之心  
純矣湛露之燕彤弓之錫則所以錫諸侯者及其道也載受之祈良邦  
之報則所以重民事者及其道也定其治化之成則行蕭歌其忠厚既  
醉歌其太平且賢歌其特為守成假樂歌其受福無疆而周室隆矣嗣  
是而與是曰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命召公巡行郡邑而百姓思政  
懷棠四夷賓服海內晏安天下興于禮樂而有唐虞之風焉先儒謂泰  
和在成周宇宙間詎不信哉

九府圜法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內府外府金府幣府  
皆掌財帛之官也是之謂九府圜均而通也錢圜函方輕重以  
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室於金利於刀流  
於泉布於布束於帛也

宣王 各靜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

周自八駿遊而荒服叛太原弛而獫狁侵天下之勢已非先王之舊矣  
宣王中興慎微接下用賢使能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奮撥亂反正之弘  
畧王賦之未正思以飭之賢才之未進思以任之車徒之未實思以簡  
之其內修政事何如也召虎一命而淮夷底平方叔載役而荆蠻來威  
言甫薄伐而獫狁宵遁其外攘夷狄何如也而又有山甫以補衮職之



闕有申伯以蕃四國之難事天之心歌之於雲漢任相之功味之於蒸  
民讀鴻鴈而見愛民之慮讀車攻而見復古之規此所以王化復行海  
內向風而周道燦然復與矣夫何厲精於初年而墮志於晚節不籍千  
畝來虢公之規諫染色忘德致妾后之脫簪喪師料民而致山甫之箴  
妾殺杜伯而致左儒之死祈父刺司馬之失戩白駒傷君子之不留黃  
鳥悲賢者之不處而國祚復衰矣較諸側身修行之日何啻天壤也耶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宣王之謂也

平王 名宜臼 幽王子 在位五十一年

周轍既東黍離遂降迹熄澤竭時喪道昏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  
自權臣之門兩觀表而臣礼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偏理極  
而况親遭褒姒之難麻黜播遷亦可省矣顧乃不能自強怠于政治棄

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誠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筵之刺以天  
王而下賄諸侯之妾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為人子而不報君父之讎則  
人倫闕而天理亡此所以終春秋之世臣逼其君子叛其父婦駕其夫  
弟戕其兄中原傲擾而夷人侵強也壞法亂紀謂非自王朝始哉然則  
孔子麟經之作托始于平王者可以深長思矣

秦紀

始皇

名政 實姓呂氏 在王位二十五年 并天下 即帝位 凡十二年

負英銳之雄才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然  
後六合為一乃悉取先王之法度而變置之先儒謂秦不師古宜其然  
乎今試觀之自皇自帝而王聖人應時以稱號也秦則兼皇帝而並稱  
建寅建丑而建子三代所建之正法也秦則以亥月而首歲封建者帝



王公天下大端大本也秦則郡縣列國而罷侯置守什一者古人成賦  
中邦之法也秦則舍地稅人而頭會箕歛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古之道  
也秦則北築長城而延袤萬里罰弗及嗣罪人不孥古之制也秦則蔓  
延根株而刑人三族古人以詩書之道治天下秦則廢先王之道焚百  
家之言而誦法孔子者坑矣古人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秦則五步一  
樓十步一閣而阿房之土木極矣甚至入海求仙欲上蓬萊之島立石  
頌德肆封梁父之神信讖之亡秦而與無名之師畏人之議已而除謚  
法之令銷鋒鋦為金人是欲空民間之寸鉄徙豪傑于咸陽是欲杜天  
下之亂階逆其本心自以為子孫帝王之業晏然者萬葉矣豈知仁義  
不施如人心何故自山鬼獻璧而祖龍告逝大澤一呼而峭函不守全  
關之地且隨稅駕于灞上之劉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民以朞月  
而亡秦得之非道失之亦亟固其所哉

漢紀

高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以布衣起兵破秦威楚以有天下在位十二年

斬蛇莽澤逐鹿秦邦持三尺而起豐沛之間不五載而成帝王之業知  
人善任寬明仁恕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成  
卒之言斷懷王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拔韓信于行陣起陳平  
于亡命進賢從善常若不及英雄陳力群策畢卒秦關中有行能者為  
三老則成周鄉卒里選之意也用三傑而各當其材則孔門器使之道  
也發義帝之喪戮丁公之叛則武王明義孔子正名之心也命祠官尊  
上帝祀孔子以太牢則大易王假有廟古人尊師重道之禮也除秦苛  
政約法三章則孟軻氏所謂不嗜殺人之義也諸子分王白馬結盟則



先王大封同姓之遺也天下既定詔求賢士務在尊顯而待士之禮隆  
 田租之輸十五稅一而取民之制薄內而京師有南北之屯外而郡國  
 有材官騎士之置而制兵之法精抑又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  
 倉定章程叔孫通起朝儀陸賈造新語一時制作雖日不暇給而規模  
 宏遠矣但惜其功業雖張大倫有數分羨擁筆寵庶奪嫡人以為薄于  
 父子矣制產誇仲受羨侯姪人以為薄于兄弟矣族韓醢越功勳之鬼  
 不祀則君臣之義未聞也寵呂嬖戚在席之愛難割則夫婦之道未講  
 也倍鴻溝之約負帶砺之盟又何有於朋友之信耶至若輕士嫚罵則  
 非尊賢之義偽遊雲霧則非巡狩之典綿葛之儀則非三王之禮房中  
 之樂則非盛世之齊紀信無封則非報功之道倨趙敖以招壁人之謀  
 概刘敬以致白登之困婚冒瑱而貶損中國之常尊歌猛士而未脫霸

者之餘習得非不事詩書耳心馬上之治未聞性道設處皆緣不孝故  
 耶

三傑帝謂微侯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  
 天下也

三章法帝時為沛公入關謂諸父老豪傑曰吾當王關中身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惠帝 名盈之高帝太子在位七年

以仁厚恭儉之資席豐享豫大之業內脩親七外札宰相刑罰弗用邦  
 家治安規其優齊趙王之禮則恩敬篤矣惧叔孫通之諫則襟量虛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一  
悅曹相國之對則治理明矣除挾書之律則書籍出矣班固氏謂其為  
寬仁之主夫豈溢美也哉然不幸遭母呂雉虧損至德人彘戚姬毒鴆  
如意而使帝昆弟之誼虧過愛魯元納甥女為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  
因張后之無子取宮人子以為嗣而使帝父子之親不白至于原廟之  
作則成其過于叔孫通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務而不恤縱酒色以傷  
生則又帝之篤于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文帝

三年

名恒之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迎立之在位二十

賢聖仁孝蚤兆瑞于蒼龍諫再諫三始離潛于代即及其即位也謙諫  
儉朴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首下建儲之詔亟除誹謗之刑身  
衣弋綈之衣獻却千里之馬欲恤民隱也則春和議賑貸款開直諫也  
則止輦以受言振飭兵備也則親閱材官而勞師細柳注意邊事也則

詔民守塞而入粟實邊露臺積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其不盡人  
之財也何如懷尉佗兄弟以德結匈奴冒頓以親其不盡人之力也何  
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其不盡人之情也何如高  
祛一言李齊之賢則每飯不忘馮唐一論頗牧之善則拊髀稱嘆夢想  
豪傑之心也正薄昭之誅乃仁厚之中有神武感縑紫之跡而遂令天  
下無肉刑仁義迭用之道也若夫太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  
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國之儲君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今得以劾  
奏而遞留即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座席軍門都尉  
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則又能容臣下守法而不撓  
其所執也是以海內富庶吳于禮義斷獄數百幾置刑措嗚呼仁哉但  
其踐祚之初遽僥異已吳居走死朱虛損斥淮南戕辟陽而无罪絳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以說譖而宣獄信玉杯而改元之事與倡短喪而奪情之名起悅黃夫而遽欲超遷嬖卸通而賞賜鉅万止輦受疏可也而賈誼奚屈于長沙禮樂未遑固也而鬼神奚為之前席以故當時諸侯則強大匈奴則桀驚風俗則薄惡有如賈生之策畧也治不古若又奚疑哉先儒曰文帝大醇而小疵其亦有見於此乎

景帝 諱啓之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遵守成業掃除煩苛蠲黎元之租減鞭笞之法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倉廩贏餘史稱周有成康漢有文景美哉但惜其以邳窳為中尉而起蒼鷹乳虎之名以投局殺吳王而稔七國諸王之變以無寵廢正后則夫婦之義薄以無罪廢太子則父子之恩虧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詘申屠嘉殺周亞夫而君臣之義有缺不寧惟是

張釋之先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而斥逐淮南鄧通先帝之幸臣也以吮癰之怨而因尋以死其視乃考益相遜矣獨節儉養民一事為克遵前業夫豈可與成康同美稱哉先儒論之曰文帝寬仁大度有高祖之風景帝刻薄少恩乏人君之度文帝以德化民无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武奮發景帝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惧失措嗚呼及之矣

七國之變景帝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及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亞夫大破吳楚軍濞王走越戊自殺

武帝 諱徹之景帝太子在位五十四年

年號 征和 後元 羊号始于此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咨海內，奉其俊秀，發賢良方正之詔，而得一代大儒為之首。率繼而招選天下文孝才智之士，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中而勸孝。具禮以為天下先。彬彬多文孝之士，率孝廉有詔。率茂才有詔，得崇行重道之心。建寅以改朔，建元以表年，得因革損益之道。而又迎申公修郊祀，定曆數，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值重熙累洽之運，而侈喜大好功之心。其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洩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起榑梁架通天，則不息其聚斂。也不筭商車，告緡錢，則不休其深刑也。不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則不已其惑方士也。不師文成，婿五利，而望海上之神仙，則不樂其祥瑞也。不歌室

高咏芝房，而作神馬之詩樂，則不足。他如射南山，而杜鄠之令寒心。止逆旅而栢谷之翁奮臂，田蚡怒而竇嬰殺張湯，忤而狄山死，殲異以反唇而見誅。史遷以微罪而下獄，天人三策直也。胡為而出相江都，力行一語正也。胡為而罷歸田里，多愆哉言忠也。胡為而十載淮陽，昔人謂其一喜桑孔禍及黎氓，一喜衛霍禍及邊鄙，一喜張趙禍及大臣，一喜江克禍及父子矣。亡秦之續，豈虛語哉。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則以其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輪臺之詔下，而搜粟之置官，負袞之圖盈，而付托之得人。此所以雖蹈亡秦之失，而得克亡

秦之禍歟

昭帝 諱弗陵 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 始元 元鳳 元平

以童稚之年而識上官桀之詐，何其明也。因桀黨之譖而嘉霍子孟之



忠何其察也。舉用賢良，咨詢民瘼，何其賢也。貸貧蠲租，鹽鐵權酷悉罷，議又何其仁也。是以始元七鳳之間，匈奴和親而邊鄙不聳，百姓充實而鷄犬以寧，亦庶幾乎文景之業也。使天假之年，復得伊呂之臣以佐其下，風則成康為不足侔其事業，詎可量耶？雖曰起雲陵而禮制荒，尊鈞弋而嫡妾亂，燕旦逆而弗治，韓福召而弗用，祠鳳凰于東海，賀黃鵠于建章，以于鄉之大節，而但封典屬國以介于之，詭計而誘殺樓蘭王，此則霍光之不卒無術，而豈可盡咎乎冲人也哉。

宣帝

初諱病，已更名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五鳳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勵精以圖治，決事于齋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選良二千石以親民，是重吏民之本，試蕭望之于三輔，是慎台鼎之司，求直言，貸貧民，其勞心

治理何如也。省屯田，減鹽價，其置息政事，何如也。招選茂異，其顯俊求哲之義乎。麒麟圖畫，其褒功報德之典乎。策諸儒以講經，石渠可以見。韓經術之心，責杜延年以治郡，不進可以見。考試功能之意，以故漢世良吏於斯為盛。而儒術文雅，翕然中興。班固贊之曰：吏稱其職，安民其業，信威比夷，單于慕義，可謂侔德殷宗。周宣信矣。然惜其所為，頗修武帝故事，王成以偽，增戶口，侯宋疇以不美祥瑞，貶王吉。以上疏而謝病，王褒以進頌而求伸，頭岑岑而光文入麟，昭昭而霍氏殲，刑名繩下，德教不純，安得不索漢家之元氣乎。且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元帝之任，外戚戮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啓三大黨，卒以亡國。其弊原于擇術不精而學申韓，不任周政而繼霸道者，致之也。先儒有言曰：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為基禍之主。其真處帝



史記卷之八十一  
之斷案歟

元帝

諱爽之字曰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年號初元永元建昭竟寧

多材藝善史書少而好儒徵儒生業貧民初多羨政咸樂府之員見救  
災之道省鳥獸之食見恤民之心寬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  
之風史有餘羨矣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闡堅秉政諛佞竊  
權知劉向之賢善也而不能用以恭顯之奸惡惡而不能去望之自裁  
于府第張猛引決于公車京房去說而駢首就戮陳咸不阿而髡為城  
旦雖有貢薛高匡迭居鼎鉉然而牽制文義優將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昔人有言曰漢之業遂衰而不振者元帝柔弱之過漢之祚既亡而復  
興者元帝恭儉之功君子深以為知言

成帝

諱騫之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  
年號建始河平陽朔永始元延綏和

善修容儀臨朝淵嘿有穆也天子之容博覽今古容受直辭有休休君  
人之度命遺謁者求購遺書有孜孜望治之心似亦有足尚者夫何湛  
于酒色保養奸回飛燕謀私外戚執命王章微狂之死不可復生劉輔  
鬼薪之論不聞并用劉更生精忠懇切而如水沃石馮野王忠信質直  
而大逆銜冤熒惑守心非翟方進之罪也而倏蒙顯戮穿城引水此五  
侯之錯也而縱惡不誅朱雲請劍尚方其言非不壯也而張禹之寵自  
若梅福請收威權其見非不蚤也而王商之勢愈橫至于杜欽谷永之  
徒依阿苟祿者也則反委任之不疑嗚呼不忍于弄權之臣而忍于為  
國之士何其昏暗之甚哉况其進退人才顛倒錯亂陳湯以王商之所  
惡免為庶人淳于長以趙后之有恩寵以侯爵以私意而行賞罰無以  
示公于天下此所以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卒釀成王氏威權之盛而潛



移漢鼎也陋哉

哀帝年號建平元壽帝無嗣立為太子在位六年

履祚之初。儉約自持。而節省乎國用。權綱獨運。而樹立乎主威。朝廷翕然望至。治信有由也。然而未幾。寵信諛佞。憎惡忠良。政出貂璫。權移戚屬。師丹請限田。救時之良法也。寢而不行。王嘉請久任。方今之急務也。受而不報。傅商外戚。疏屬也。而封汝昌。是果封功。錫爵之典乎。董賢說佞幸臣也。而封高安。是果世勲。國庸之報乎。鄭崇直諫。下獄殺之。吾恐虛襟坦懷者。不如是也。孫寶救時。免為庶人。吾恐雅量能容者。不如是也。且縱傅毋西國法。死王嘉而忠義息。致使姦人覬覦。一旦得志。中山箕子不殊。委裘而漢祚中彫。炎光幾燼也。哀其可哀已乎。意

東漢

光武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也建武中元

炎漢中葉。卯金鼎。推新莽。即真群。雄鯨起時。則有白水真人。絳冠首事。乘四七之運。而握赤伏之符。攬列宿之英。而嘘炎帝之炁。自今觀之。盛戰昆陽。則人莫不屈其武。司隸入洛。則人莫不服其度。持節渡河。則人莫不賢其德。輕騎行部。則人莫不推其誠。高子陵之節。褒卓茂之政。則人莫不嘉其識。待盆子以不死令。及側之自安。則人莫不偉其量。除殘去暴。平定安集。可以見愛民之仁也。還視太宰。修明禮樂。可以見制作之義也。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可以見修文之心也。百僚封事。詔勿言聖。可以見克己之誠也。手不持珠玉。耳不聽音樂。可以見不遜声色。不殖貨利也。抑又鑒高帝之族。韓醢越而保全。功臣鑒武帝之万户。千門而崇尚節。儉蓋元帝之恭。顯竊權而疎斥。貂璫之屬。鑒成帝之外戚。秉政而



裁制椒房之親閉玉関以謝西域得馭夷之上策建四廟而立四祠得  
幸。漢之大道損吏員而併郡國得節費之微權此所以讀其詔者則曰  
一見决圣主小其與者乃云帝王自有真頌其德者則謂其恢廓大度  
同符高祖也克復前烈身致太平不亦宜乎但惜其溺意高識不任三  
公廢郭嬰陰寵庶奪嫡信梁松而疎馬援任厖萌而殺韓歆以不義而  
侯子密則非昭示乎王度以謹言而易守宰則非慎重乎官方此數事  
深為仁明之累而中興之美蓋未及焉惜哉

四七之運議文云四七之際人為主四七二十八也謂自高祖至

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年即四七之際也

明帝 諱 莊 之 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

恭儉聰察方正嚴明興起斯文表章聖道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而

望雲物定南郊北郊之儀起辟雍大射之禮期明羽林悉令通經諸王  
子弟咸尚文學錫郭賀以冠服可以見章德之心任宋均以樞机可以  
見簡良之典徵刘平以善政寓激俗之微推詔群臣以直言彰敬天之  
誠意惜名器則曰即官上應列宿作壽陵則制令流水而已親耕籍田  
而垂情于農桑五經置師而存心于經術却近貴之請託而剪乎誣上  
之萌絕外戚之拜封而杜乎干政之漸此所以民殷物阜武戢文熙而  
洋洋乎詩書之聲彬彬乎文孝之儒孰謂永平之政非一時之至治乎  
但其賦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尚書以下至  
見提曳奴燕松而自起撞郎穆之容不如是也叱寒朗而急怒提下  
休之量不如是也治楚獄而蔓及無辜似非明慎用刑之道徒准王  
而株連小過似非赦過宥罪之心馬援以椒房戚屬之微嫌而不得与



雲臺之列匈奴以未見形迹之際而遽置度遼之營且近詔劉英則沙  
門之術術遠迎胡鬼而無勞之禍開東漢軼之風後世浮屠之教已  
植于此矣嗚呼若帝者其真乃世名教中之罪人哉

章帝 諱炟之明帝太子在位十三年

聰明豁達寬厚慈祥雅好文章優崇儒術感陳寵之諷除條獄之科深  
黎元之愛著胎養之令解楚王之獄而志在清刑罷西域之戍而與民  
休息奉承母后大孝洽于慈幃友愛諸弟至恩孚于同氣厭俗吏之矯  
飾則深美乎刘方高鄉里之謫則德褒乎毛鄭會諸儒于虎觀可以見  
崇文之心祠孔子于闕里可以見貴道之慮且又退奸猾而進柔良裂  
郡邑以封宗族文之以孔樂行之以忠恕公卿大夫咸用文士匈奴子  
弟入孝習經是以當其時儒館獻歌戎亭虛候氣調時豫憲乎人富誠

哉東漢之賢君也奈何仁柔有餘剛斷不足竇憲奪沁水田園外戚  
恣之漸也卒不能正其罪竇后讚廢人子官闈害政之端也卒不免陷  
其說曹褒制礼宜集諸儒之議也乃惟出于一人之手直言諫士宜使  
出入禁闈也乃令補乎外郡之官梁竦蒙誅朱暉切責是戮無辜而罪  
不阿也馬防進位耿恭免官是厚外戚而薄功臣也至使班超要功西  
域傳育擾動羌胡則又緣慈祥長者之過奪于人之說而不能自守也  
瑾瑜瑕玦其在此乎

和帝 諱肇之章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恭儉仁明禮賢納諫尊信儒術友愛弟兄勅罷珍獻見崇儉之心痛抑  
符瑞見敦實之慮用陳寵為廷尉而司憲之得人因蝗旱以蠲租而天  
戒之克謹舉苑囿以貧貧民其恤下之仁何如也公陂池以念乘取其



公利之義何如也至于誅夷實憲黨與蕙收其剛明雄斷誠足以上繼  
乎孝昭之烈矣是以內則齊民歲增闢土日廣外則北空朔廷西通重  
譯方之章帝或者過之也但惜其誅實憲之際不謀諸三公而謀諸鄭  
衆卒使權奸雖除而閹寺滋盛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而漢邑移矣  
豈非劉鄴侯之封為之階禍矣乎

順帝

諱保之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

永和

漢安

建康

濟陰迎立之初天下想其風采徵樊英以師傅之禮是知所以尊賢  
看朝以李校之修是知所以明政遣八使以州郡之行是知所以廉治  
矣夫何未幾寄耳目于群小授大阿于權奸張綱之黜則埋輪之志莫  
伸楊震之祠則後事之思何益宋娥封而實用則爵賞之公安在虞  
詡囚而龐參免則刑罰之典無章左雄袁世名卿居銓曹而不得以行

其志李固為世大儒司候古而不得以盡其言故雖有賢人君子之多  
終不能嘔炎炸將灰之火而究所以稔亡國之禍者帝亦不得以辭其  
責矣陋哉

桓帝

諱志之肅宗曾孫也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

延熹

永和

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康

永壽

當建和延禧之際忠臣賢士亦云多矣李膺養素于龍門杜喬聳望于  
朝野范滂蜚聲于攬轡陳寔積行于潁川一錢著節則有劉寵不罰而  
化則有陳元蒲鞭示辱則有劉寬八龍播善則有荀氏宜帝之身致太  
平匡扶漢祚于既衰可也卒不免基漢家之禍何耶蓋以其所厚者中  
官所悅者女寵宦戚顯權群小執命梁氏一門並帶無功之綾乳母之  
子濫叨侯秩之封李杜忤眾冀則銜冤行徑單超誅梁冀則列爵車騎



祠老子于龍宮則非所親而親幽郭后于暴室則非所黜而黜上林校  
獵驕心于輿馬之觀田畝稅錢肆志于錡鍊之取甚至惑牢修之言而  
結黨錮之獄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火之熄不亦宜乎爰延中猶謂其  
為中主可與為善者此特一時誘掖之言耳夫豈至公之論哉

靈帝 諱宏之 東漢 孫相 帝無子 竇太后立之 在位二十二年

靈帝負乘懦弱昏庸保養奸回委体宦孽前則曹甫王節以擅其權後  
則趙忠張讓以竊其命宦豎之禍流毒縉紳黨人之賢禁錮族屬崔烈  
一身銅臭而爵為司徒桓典驪馬名高而官終御史賣官錢為私庫無  
已其黷貨之心作畢圭靈昆死莫禁其病民之舉且誅陳實而血都亭  
之鋒繫李杜而溢長安之獄曹鸞抱求昌之痛宋后銜暴室之冤陽球  
劉納駢首誅夷陳耽劉陶軟當專命鴻都之學恥見樂松之形而宣陵

孝子不盡謀臣之說時事如此以故青蛇示妖黃巾告變旱蝗災字自  
見于報章兩噴風雷頻形于奏牘而漢家之命脉索然矣雖曰立石經  
于太學察刺史為民害者其亦虛文矣乎至于末年何進召戎董卓乘  
衅袁紹構難乘輿播遷宗社為之丘墟蒸民淪于塗炭矣哀哉痛哉

獻帝 諱協之 靈帝中子在位三十一年 曹丕篡位 廢為山陽公

以昏庸孱弱之質遭厄運不造之艱政出權門祿去公室董卓首難劫  
天子以入長安袁紹主盟倡群雄而委蔓章孫權藉父兄之勢虎踞江  
東袁術惑讖緯之言垂涎神器曹操托名漢相實為漢賊挾天子以令  
諸侯強私門而弱公室擁兵用武天下稱雄竊執天衡潛謀不軌殺戮  
國母而帝不能禁毒鳩皇子而帝不能革人主孤立于上賊黨蟠結于  
下蒙塵厄憂幽處虛邑帝一寄生之君而已卒使老瞞歿而曹丕興曹



不興而山陽廢赫漢室化為當塗况非得昭烈莫昂于荆諸葛亮輔漢於蜀少延國祚于式微之秋則赤帝子艱難之業不待灰于炎興之際而已撲滅于黃初之年矣至今言之尚可為之松邑

後漢紀

昭烈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獻帝末累官至益州牧及魏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号曰後漢在位三年

年号章武

以堂堂帝室之曾當星星漢火之秋寬仁大度襟量夷曠死乎高祖之風摧阻勅敵因敗為功偉乎英雄之器勢孤力弱而志節愈厲顛沛流離而信義愈明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志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嘆髀肉之復生悲功業之不建其抱負荷奇也見徐庶于新野顧卧龍于隆中其識見何敏也親受密詔起兵討賊其名義何正也立廟裕祭擢

用賢士其設施何大也與孔明燕君臣師友之辨而魚水相惟與關張兼君臣兄弟之情而手足相視舉國托孤于孔明而心神無二垂歿遺訓于劉禪而言可師法此所以終濟大業而三分其鼎也豈若曹馬輩狐媚欺孤以取人之天下者倫哉然終備之世封疆未廓功業未究弗能如光武之興復漢室者何耶以其與曹操出獵不能聽關羽之請誅老瞞于造次之間此最失天下之大機也劉焉據蜀不能正其叛逆之罪致英雄無用武之地此最失天下之大勢也赤壁戰敗老瞞視魄不能乘勝長驅以為中原之謀此又最失天下之大計也惟區區以一荆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置之度外遂使曹瞞卒不可制漢事卒不可為禪且降矣不且帝矣不亦深可惜哉雖然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吾亦曰昭烈有年漢室其有興乎今若此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

晉紀

武帝

名炎河南人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封晉王未年廢魏稱帝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年号太始咸寧

大康

宇量宏厚天資明達雅好直言留心采擢除是苛政庶幾弔民之師焚  
毀雉裘庶幾敦朴之道麻靴代青絲而儉約之風可想而識有明禁而  
崇正之心可知除郊祀五帝之座則祀事孔明終疏素三年之喪則恩  
啣罔極傳玄皇甫陶杜稷之良輔也而使之司諫諸葛瞻傳爰漢氏之  
忠臣也而錄其子孫迹其所為亦庶幾有君人之量焉于時民安俗靖  
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頌正朔于八荒雖醜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  
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但惜其閒居之日既無經國之遠慮

平吳之後遂逞驕盈之逸志詔去州郡兵以武備則廢弛矣竹葉引羊  
車以心志則蠱惑矣官錢入私門以寵賂則日章矣楊駿總權柄以太  
阿則倒持矣中正八損受劉毅之言而不能行士風放達善傳玄之論  
而不能革以劉淵為部帥彌夏之禍階也齊王諫之而不悟徙胡人于  
邊地萬世之長策也郭欽喻之而不從暗于知子幼妃賈氏而啓五王  
之亂蔽于信諛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此何曾所以于晉運方新之  
日已預知其後嗣之殆孰謂晉之亡也不自武帝始哉

中正八損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勢族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  
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方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由此論之職名中正



史記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寔為好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 今之失莫大于此

惠帝 名衷 武帝太子 在位十七年中 毒而崩 年號 永熙 永康 永安 光熙 永興

顛駭之資昏愚之甚官私不辨問華林之鳴蛙菽麥不分詰民間之糜肉聖賢如初而和嶠之言進五王就戮則登聞之鼓喧賈岳擅權而犯畏司凶太傅誅夷而典刑失度崇尚虛無則裝頽崇有之論成寃賂且單則曾褒錢神之論作徒戎有論江統防微杜漸之慮也而受之不用與時浮沉王戎清談煽俗之士也而任之司徒銅駝荆棘索靖嘆亂亡之幾尊萊蠶黃張翰起秋風之想趙倫篡位諸王攻滅李雄起蜀張方劫遷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况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毒餅中弒宜其及矣雖然晉之啓統也始于仲達成于昭炎狐媚欺孤以遷魏祚歟則帝之上不保母后下不保妻子中不保其身者其亦天之報施有明徵歟

懷帝 名熾 武帝弟 二十五子 惠帝死 嗣立為皇太子 在位六年 為漢將執歸殺之 年號 永嘉

愍帝 名業 吳王晏之子 武帝之孫 初封秦王 及懷帝遇害 大臣立之 在位四年 為漢將執歸殺之 年號 建興

當世有四方之寇而朝廷多三窟之臣排牆重體向之羞而洛水飲東避之艦青衣行酒祗動庾珉之悲執戟前驅卒下遺黎之泣中國之變莫此為甚懷之可懷愍之可愍蓋可想見于立國之初矣故王彰辟司馬而逃庾亮帥妻子而隱常忠不褻裳而就何曾于退食而憂哲人智士已先燭其然矣而張華執朝政東顧西顧欽江統有謀不用遂使劉聰姚弋王肅石勒之徒充斥于天下也悲夫

元帝 名欽 建康在位六年 年號 建武 太興 永興

當西晉式微之日應一馬化龍之謠抚有江東經營吳會用人望而



東土歸心辟塚百六而賢豪並附王導江左夷吾也而尊之為謀主下  
壺忠貞賢士也而任之為中郎賀循富世儒宗也而用之以資擬議太  
學人才所闕也而立之以勵世風此典午之闕所以既移而復莫者蓋  
有琅邪在也然而中原多難君父蒙塵竟不能入衛王室但厚自封殖  
神州陸沉戎馬禁鷲竟不能進角群雄但宴安江表及聞長安不守地  
出師露次移檄北征斬一無善令以塞責三綱既沒又何以為興復之  
本耶況是時賈疋索琳相率而樊王室劉琨祖逖中夜而舞鶴鳴渡江  
擊楫于中流居州運甓于齊內奉辭討賊豈曰無人而乘時射利莫肯  
用力故石勒興于後趙慕容超于遼東士雅喪于雍丘王敦反于江左  
良由恭儉之德雖克而雄武之量不足故也况非得明帝之深謀雄斷  
誅剪逆臣則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帥岳牧皆出其門王寧不與馬共

天下乎

孝正各曜簡文帝太子在位二十四年

寧康太元之際金風不競之秋內則有桓温狂臣睥睨神器外則有符  
堅諸寇分據版圖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幸而名賢間出舊德  
斯存謝安可以鎮雅俗惠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  
辦軍事以故新亭一迎坐折奸雄之氣淮淝一戰震驚遠裔之心晉之  
事向可為也夫何條綱弗垂恩威罕樹道子荒平朝政因寶彙以小人  
拜授之榮初非天上百靈刑之貨自走權門倡臨帝席肆一醉于崇朝酒  
勸天妖飛于鷦于長夜至于泚水之捷曾不能使將臣過關踰鄴掛旆  
天山封泥函谷以洗閔河嵩洛之腥穢尤為計之失也卒使阿房覆而  
西燕之勢張并陞開而拓後之威播是誰之過歟史尤稱其威權已出



有人主之量其然豈其然乎

安帝各德宗年武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年劉裕盜殺之

安帝即位之辰式鐘无妄之日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寡本天步斯  
艱國祚如綫以言其地則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建業以西皆為豫  
州所界山江北皆為劉牢之高稚所制而地則喪矣以言其臣則孫  
恩巢海島而入會稽屠屠戰桑落而掠京邑桓玄據建康而奸天位而  
臣則貳矣內叛外陵寄命虎狼之口特危國蹙交身盜賊之舸雖有宋  
高為與午之臣手握戎旄力摧群盜匡扶晉鼎反正乘輿然而迴首无  
良惑志于昌明之誠甘心不道陰行乎弒逆之謀而帝且徂洛矣嗚呼  
猶存周赧始立懷王馬尊假號異術國亡旨哉斯言其真筆叔名狀者  
乎

南北朝

宋紀

武帝姓劉名裕彭城人仕晉為大尉封宋曰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奮發與微少有大志奇其貌者則曰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慮其與者則  
曰虎步龙行非久人下觀其驅駕英雄交夷僭偽南推勁楚北破逆燕  
電掃秦雍風清巴蜀奉迎天子之乘輿再安眾難之國步是誠所謂一  
時之雄也使其能秉諸高之志良漢陰之机率率何劉同為翊戴指為  
徐傳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  
今為齊晉之國不庶幾哉為晉家勳夫何近希曹馬遂棄桓文忠非扶  
晉志在篡君破竹秦關復委懦子悍將之手旋車都邑遞行弒逆莫盜  
之謀遂使與午之域中竟作寄奴之天下不亦深可罪哉雖然尚威力



任机救固非長者之道清間寡欲嚴正有度被服布素不蓄私藏稀宴  
遊而損嬪御之員孝後母而戒母后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豈  
徒曰將畧絕人而非人君所貴乎哉

文帝名義隆武帝第三子在位三十年

美質溫厚恭儉仁慈愛養斯民勤于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  
官皆入于其職守宰以六蕃為斷更不苟克民無所繫三十年間四境  
之內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浮薄而元嘉之政冠于江左  
矣使其能脩德政用賢才固本恤民然後徐面經畧中原之策不亦善  
乎夫何徒有恢復河南之志而無審敵量力之明壞道濟之長城則胡  
人無所忌憚灼江渚之下策則胡人易以乘隙雖沈慶之固諫而不之  
從抑景元破魏而不之賞卒使師徒載于河南代馬飲于江津春燕巢

于林木而元嘉之以衰焉石頭之憂晚矣及其末路廢立謀于婦人狐  
疑不決釀成巨禍豈非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訓昧于父子君臣  
之道故耶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  
可不信哉

齊紀

武帝名順高帝蕭道成長子在位十一年

留心政事務總大体嚴明有斷外表無壅長吏犯法則封刃以行誅  
惑逆行則克已以求治歸隔城之俘而修友邦之好撰宋代之史而思  
請惠之義是以永明之世民豐物莫盜息震平亦庶幾乎一時之令主  
也所可議者則以其宴遊之娛有以荒其志華靡之事得以蕩其心以  
國喪之故而罷國子學則塞乎風教之原以小滿之限而遷換去來則



昧乎久任之道以王晏為家宰則是官方之失人制別祀于清溪則為  
明禋之黷典巴東逆節未萌而顯加刑戮空悲華林之鳴猿敬鬼異志  
未形而妄受誅夷致嘆貂冠之誤我此皆為齊武之失政也明昏短祚  
固其宜哉

梁紀

武帝

蕭衍蘭陵人姓蕭氏仕齊封梁公進爵為王竟代齊在位四  
十八年年號天監 中大通 中大通 中大通 大同

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于庶政敦尚儒雅一冠三載一念三年天下莫  
不稱其儉臨遇小臣如見大賓天下莫不知其敬向明視事執筆能寒  
天下莫不謂其勤志履慈悲刑法疎簡天下莫不誦其仁而又却封禪  
之請選廉平之吏優齊宗之禮一時所為亦庶幾君人之道者以故天

監之初王公牧守襁負而歸九穀有年四方無事自江左踰二百年未  
有盛于斯時者也然惜其好用姑息專精佛戒殺寶暱于湘東而敵國  
成患巴陵于姑熟而生金進作浮山之堰則壽陽之民皆魚鼈捨同泰  
之身則封壤之民皆禽獸修長子之寺而瓜髮殄納侯景之叛而金甌  
缺方乃起浮圖而麩犧牲講達磨而談三慧王侯叛逆而涕零省琛啓  
陳而切責仁者果如是乎宜其林木之稠延池魚之殃及臺城荷得  
之而亦失之也嗚呼事佛之謹施舍之多無以逾于梁武餒死臺城而  
佛不之救悲哉其來世之求鑒乎

陳紀

後主

名叔寶高宗陳瑛長子其位七年為隋所滅

驕侈不悛荒淫無度政亂于上而不顧民怨于下而不知祠七廟而不



出拜三妃而臨軒宿將老臣棄之草莽說邪誦佞升之朝廷孤霸先之  
 緒資三宗之托方且起臨春結綺閣而糜乎土木之工賈玉樹後庭花  
 而作為淫哇之曲金玉飾而珠翠雜沉檀用而寶帳新欺天造惡祭鬼  
 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及天災地孽物怪人妖疆場日蹙隋軍歷境  
 尚不知改絃易張尤且上下相家談王氣誇天塹秦伎縱酒逞旦酣歌  
 而不知緣江諸戍望風朱雀之門直入敵已在吾左右矣黃塵吹入納  
 身背井尚誰對哉

隋紀

文帝

姓楊名堅弘農人父忠事魏及周封隋公至堅進爵為王明  
 年稱帝都長安在位二十四年

取果而滅陳及其即位也旦朝晏罷庶幾有望治之心衛士傳餐庶幾

有惜陰之志置州郡之義倉可以見預備之道焚相州之貢綾可以見  
 敦朴之風不許請封禪其諸務實之情乎詔求購道書其諸宗文之屬  
 乎是以開皇仁壽之間人物豐熾朝野雖虛矣厥高昌之屬吳不稽顙  
 稱藩奉琛入貢可謂盛矣夫何賦性陰鷲好惡不已不勝土而試栗園  
 之鴆怒君才而置殿內之鞭假東君之劍而司馬顛滅宇文之族而前  
 朝及律博士之設子弟員之置則非崇德之心盜升糧而誅夷盜一錢  
 而禁市則死欽恤之念屈公主以妻吐渾則非相女配夫之道信孝諸  
 而殺世積則非去說進忠之義不寧惟是廢太子勇殺秦王俊滅父子  
 之恩也受制獨孤車騎夜出亂夫婦之綱也囚勇而委政阿廢乘兄弟  
 之倫也因怒而殺廣世則絕君臣之義也功臣故舊無保始終諸王子  
 弟皆如仇隙以致卧病辭訣引身歐殺及至抵床之悲竟貽張衡之



手其始罪盈惡積之報也歟

煬帝名曠文帝第三子初封晉王後兄讓為皇太子仁壽末武父自立在位十三年為宇文化所弒年號大業

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德著善績於是矯  
清飾貌肆厥姦即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履大方肇亂遂登諸位時峻  
極之崇基承不顯之休命自以為地廣三代威振八紘資其富強之資  
思逞无厭之欲狹小殷周之制度尚慕秦漢之規模內懷險躁外示凝  
簡冠盛服以飾其奸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  
刑參五虐信章仇而去破木之衝墜龍門而抵臨清之閉宮東京而開  
繩之渠采西苑而起蓬萊之山臨深十六院而浮水面之錦离宮四十  
所而樹夾道之楊清夜遊而新声奏醜舟泛而江都幸汾陽昆陵之宮  
濃華奪目林亭酒飲之亂醜声莫不與心大斗之名知

者掩口方且經西域而臣突厥破吐渾而降伊吾攻琉球而征高麗蹙  
赤土而勤鉄勒張掖縱觀繒帛纏此何為者於是海內騷然而群盜  
蠶起禍起蕭牆而身死人手其亦天亡之矣乎昔人有言曰楊廣之惡  
浮于胡亥信夫

新刊歷代君臣事實史彙珠裏卷之一終







